

在理想之境发光

■ 贾秀琰

创作谈

谈大学时，我有一个摘录优美词句的笔记本，抄写在第一页的是电影剧本《命运无常》中的一段话：“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作者通过对人文和自然景观的诗性描写，融合了个体的命运悲歌和理想之光，勾勒出具有立体质感的画面，瞬间将我带入主人公所处的场景之中，就像看电影一样，跟着作者的描绘去接近那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正是这些文字，激发了我写作的想象力。我逐渐开始尝试调动所有感知，去构建和呈现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独特精神世界。

几年前，我在一座驻扎着好几支军事比武特训队的海岛上采访，有一名队长和3个特战队员令我印象深刻。白天他们进行着超越极限的艰苦训练，夜晚他们在旧风扇的转动声和轻柔的海浪声中思考人生、检视情感，那些被汗水浸透的青春，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动人。他们跑到无人岛上荒野求生，搭营地、钻木取火、捕鱼、辨别各种可以食用的动植物；深夜下起大暴雨，落雷炸裂，大家一起感受暴风骤雨的问候……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但一直没找到下笔方向。直到一个傍晚，杂草丛生的食堂屋檐露出喇叭一角，轻轻播放着“当兵的日子短暂又漫长，别说不懂情只重阳刚。这世界虽有战火也有花香，我的明天也会浪漫和你一样……”我站在

空无一人的训练场上，回想着这些日子接触到的一个个人物。他们的迷彩服上渗透着白色汗渍，训练时沉默专注，闲暇时纯真可爱。就如这座夕阳下的海岛，白天暴晒，军人的响亮呼号声此起彼伏，一切植物、泥水都散发着浓烈的气息；入夜，空气归于宁静，万物卸下防备，流露出本真的一面。

在这种氛围中，我找到了短篇小说《这个岛依然醒着》的写作灵感。这个岛，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点，因为有了他们，更成为我心中的热土，解答了我对新时代军旅文学写作的思考。那就是在影像化时代，小说如何艺术地再现这些年轻军人的形象？如何反映出人民军队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征程中，个体的进退去留和真实情感？我试图用一种更为细致的描写方式，营造全方位空间氛围，捕捉身处这一空间中挥汗如雨、热血沸腾的身影和安静时缓缓流淌的浪漫与柔情。特训队的故事是无数青年官兵的缩影。他们在改革的浪潮中蜕变，在强军的征途上奋斗，经历了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逐渐拥有了军人的理想与执着。

我再一次想起高尔基说的“风景画”与“风俗画”的关系，“风景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示生存环境；“风俗画”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展示时代气息。通过对这些典型环境的细致描绘，不仅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性，更让那些蕴含在画面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得以生动展现。

我曾跟访一位通信站军士长一段时间。他热情健谈，眼睛闪着光，不用我多问就乐意道出他与装备、与战友间的许多轶事。恰巧那几天他的妻子来队，妻子吐槽说丈夫在连队如鱼得水，回家后

与家人朋友“格格不入”。大家谈论如何赚钱、如何生活，他满脑子都是“星辰大海”。我问这位军嫂，是否希望丈夫退伍回家陪伴她和孩子？她沉默了许久，轻声说：“我还是希望他在部队，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在那边疆小镇，军士长的故事如同山中灌木，不起眼却清新多姿。他说边疆的天空高远，而当夜幕降临后，星辰却仿佛触手可及。每当此时，他都会仰望星空，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更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爱。这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坐长途火车遇到的一列车员。查票时他看到了我的军官证，那一晚，他一直拉着我讲他在护航舰上当舱段兵的日子，问我如何才能再回到部队。他动情地讲述，使我感到我们不是在列车上，而是一起坐在军舰的舱室里；外面也不是田野，而是月光下开启了时光之门的大海。我把这两个人物写进了中篇小说《孤岛口站》。这是两个深深热爱军人职业却终究要离开部队的人。他们已将理想之根深植军营，拔根移植，或许需要数年，才能重新焕发光彩。

在《孤岛口站》中，主人公在10年间几乎每天都要沿着一条20多公里的通信线路巡查，从日出到日落，风雨无阻。他的脚步丈量过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他的眼睛见证了四季更迭。在这条线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车站站长、烈士遗孀……雨后的山间，云雾缭绕，植被茂密，信号塔巍然矗立，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世界。这个故事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迸发出的韧性与创造力。主人公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力量。

军营是一座有着独特养分和水质的岛屿。军人与关注当下的人不同，他们都凝视着未来。他们常常思索着今日的汗水与努力，如何在未来的战场上化为保家卫国的力量。他们问自己：“我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这样的思考，让他们注定成长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中篇小说《等候蓝月》里，有我和身边的同学、同事、战友们的经历。那些年与他们一起在军营挥洒青春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军营，这个时而火热时而孤寂的地方，实则是年轻人梦想生根的沃土。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如何拿出勇气在风雨中前行、在变革中成长。

海岛上的一名特战女兵，如今已回归平凡生活。在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她成为了母亲，长发披肩，脸庞褪去黧黑变得白净。她有一次突然给我发信息，问我要当年在海岛给她们拍摄的照片。我称赞她现在好美，她却说是觉得那时的自己更有魅力。我暗自赞同，那时的她，确实有着独一无二的眼风采。通信站军士长也退伍回到了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压迫感让他时常怀念起那片群山。山川草木，每一粒沙石，都记录着他的青春。在梦中，他驾驶着战车，穿越滚滚尘烟奔向战场。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勇士，心中充满自豪。

我写下一个个集合在理想之境的人物，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小说，看到并理解这群生活在远离繁华都市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却一直发光发热、默默奉献的军人。他们的光芒，如同星辰，虽不常被看见，却永远闪耀。这是我写作的初衷，也是我的自豪与荣耀。

兵味一得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说：“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是“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的由来。诚信作为一种社会美德，古往今来一直被大众推崇。“践诺”意识是人格和形象的外化，是人性品德的表现。人若无信不可为人，诚信守诺当是做人的根本。

对于军人来说，诚信不仅是作为社会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其标杆意义更加非同一般。军人之诺，是对重大责任的勇于担当，是对生命价值的叩问与坚守。那年春节，我到部队采访，问起春节依然坚守战位的官兵想不想家时，大家都沉默了。他们用沉默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却又不好回答的问题。一位家在云南大山深处来队过年的军嫂说，自己的丈夫已有5年春节没有回家过了。今年原本说好春节回家过个团圆年，可因执行任务又不得不重新安排假期。女儿想爸爸，她只好带着孩子从云南老家赶来，路上就花了三天三夜。我问她，对丈夫的失诺抱不抱怨？她的回答让我心头一热。她说，自己的丈夫是最讲信用的人。他是军人，什么事大，他心中最有数。丈夫曾经对她说过，入伍时在军旗下宣过誓，入党时面对党旗宣过誓，宣过誓就要照着做。

我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军人对诺言的信守唯有行动。他们选择沉默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因为军人内心有如山的坚守。对军人来说，践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用问题，而是精神力量的升华，升华为一种信仰、一种追求。称量诺言的不是金钱，而是生命，是无悔的执着信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在军人的信念里，纵使战死沙场，也要兑现对党、国家、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一诺何等庄重，岂止千金？

曾有这样一幅照片引起社会广泛共鸣，一度刷屏。画面中，一名军人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不是随着奔跑的人流逃生，而是义无反顾地向着灾难发生的地方奔跑，被人们誉为“最美逆行”。凝视这幅照片，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如此勇敢坚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血肉之躯在危难之际置

军人一诺，岂止千金

■ 陈先平

生死于度外？谁都知道向着山崩地裂的震中方向奔跑，将面对什么，他能勇敢逆行，那必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以生命作为代价也要兑现承诺，这就是军人诺言的分量。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曾在扫雷申请书中写道：“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这是当代革命军人面对生死考验写下的庄严承诺。

面对艰险，跟我上！这是军人对责任的执着坚守。

面对危难，有我在！这是军人对使命的庄严承诺。

面对生死，让我来！这是军人对忠诚的至美回答。

军人之诺，是对责任、使命、忠诚立下的铮铮誓言，果敢坚定，以生命践行！

难忘“红三连”

■ 项志明

迷彩青春

又是一年征兵季，看着各地欢送新兵入伍的新闻，我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的新兵岁月。虽然已过去30多年，但那座苏北军营至今让我时时忆起……

1991年12月10日，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初到连队的第二天上午，班长安排我们整理行李、给家里写信报平安，然后就是学习叠被子和大衣。叠被子间隙，班长简要给我们介绍了连队情况。这才得知，我们所在团是著名的“百将团”，诞生于1927年黄麻起义；我们连是一营三连，有个很响亮的称呼“红三连”。看着我们似懂非懂的样子，班长自豪地说：“这么和你们说吧，参加上级军事比武，只要三连在，很少有让我们连队争第一的份儿。”顿了顿，班长又说道：“你们新兵分到三连，并不代表下连后能分到三连。下连时能留下一多半就不错了。能不能留下，就看你们新训期间的表现了。”听了班长的话，大家顿时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赶忙把写完的家信又拿出来，补充上这一段，告诉父母自己分到了一个好连队。

下午，新训开始。大家很快就切身感受到标杆连队的“魅力”了：站军姿，其他连队一般半小时，我们是一小时起步；跑步，其他连队3公里，我们前两天3公里，第三、第四天4公里，后面就是5公里了；体能训练，其他连队俯卧撑、仰卧起坐、下蹲起立、蛙跳等各30个一组，每晚5组，我们是各50个一组，每晚5组；其他课目如单双杠、投弹训练等，我们的训练量基本也是其他连队的两倍。每晚就寝时，大家累得头挨着枕头就会睡着。

新兵正式下连那天，宣布下连名单时，大家心忐忑，生怕自己没能留下。好不容易听到自己姓名时，我顿时长舒了口气，暗自庆幸自己真正成为“红三连”的一员。

下连第二天，连队指导员带领我们参观了位于营部的“红三连”连队荣誉室。从图文并茂的展板和镌刻岁月痕迹的陈列实物中，我们对“红三连”的历史和荣誉有了更多了解。“红三连”是诞生于1927年黄麻起义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当年长征过草地时，连队党支部委员、副连长李玉胜主动将全团失散的28名伤病员收拢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历经艰险走出草地，形成了“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连队先后被上级授予“支部是连队堡垒”“模范党支部”荣誉称号。参观完连队荣誉室，大家心潮澎湃，既

为自己成为“红三连”的新一代传人感到骄傲自豪，也对传承红色基因、再创新连队辉煌感到重任在肩。

正式下连后，训练任务更加繁重。单双杠、步兵战术、400米障碍跑……难度和强度越来越大。此外，每天还有雷打不动的5公里越野和体能训练，逢周六还会有10公里越野。为了充分利用点滴时间训练，每晚的《新闻联播》，我们都是采用单腿跪姿的冲锋枪二练习姿势观看，基本等不到播“国际新闻”，大家的右腿就已跪得发麻。

面对艰苦的训练，新兵们感到吃不消。私下有个别新兵抱怨，甚至还偷偷向老兵打听，训练成绩不好是否能调到炊事班。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炊事班会相对轻松。

连队干部大概是知道了新兵的想法。没多久，连队组织的一次武装5公里越野就打消了我们的念头。那次武装5公里越野，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不仅连队干部、老兵全员参加，而且大部分成绩优秀，连炊事班的老兵背着行军锅居然都跑在我们新兵前面。跑完5公里，指导员在集合讲话时说：“最近一些新同志打听想进炊事班，今天大家看到了吧，想进炊事班，训练首先要过关。哪天你背着行军锅跑5公里也能跑进优秀，再想进炊事班的事。在三连任何一个岗位上，军事都必须过硬！”

在三连，无论干部还是战士，军事过硬真不是吹的。记得连队首次组织老兵400米障碍摸底，当时是刚从100米障碍改为400米障碍，老兵们一时还不适应，及格人数不足一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长也没及格。

面对摸底结果，连长毫不掩饰，说话干脆利落：“这次我没跑及格，感觉关键不在体能而在于技巧。下一步，我首先带着排长、班长们一起练，我就不信跑不到优秀！”

从那以后，大家经常看见连长带着排长、班长们在障碍场奔跑，就连中午也常常加练。两周后，连队组织第二次摸底，连长第一个跑，结果比优秀还快了3秒。看着连长快意的笑容，我才真正明白了班长常讲的一句话：“在三连，环境会逼着你练，训练成绩你想不优秀都很难。”

后来，我被连队推荐参加全师卫生员培训，因结业时成绩较好被分配到师医院，从此离开了“红三连”。但“红三连”传承不息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和“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集体荣誉感，始终流淌在我的血脉中，激励着我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陪伴了我后来近30年的军旅生涯，成为我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光岁月丹青谱”系列之四

哨所为家

■ 刘 红



图①：詹娘舍哨所（油画）

陈 江、柴京津作

图②：春到哨所（中国画）

王伟平作

图③：哨（版画）

章红兵作

压题图片：哨所黎明（版画）

徐 琳、项而躬作

有兵的地方就有岗哨。不论是在雪域高原，还是在荒漠戈壁、孤岛险滩，一座座哨所，伴随边防军人默默守护祖国的疆土。它们的光华影踪连同官兵的青春年华镌刻在时光深处，也在丹青画卷中发出璀璨之光。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个詹娘舍哨所。哨所四周全是悬崖峭壁，因山尖独兀、云遮雾绕，又被称为“云中哨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浪漫，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当地百姓称这里是“鹰都飞不过去的地方”，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内地的40%，8级大风更是家常便饭。陈江、柴京津的油画《詹娘舍哨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离云端离星星最近的哨所”。画家采用中国山水画“高远”的画法，将主体山脉的视角抬高，远山和白雪表现得虚化，体现了实与虚的对比。近处山岳轮廓多以粗犷凝练的线条勾勒，厚重沉着的笔触刷出山壁陡峭直立的险峻，富有肌理感，沧桑中透着坚不可摧的力量。四周白雪与雾气缭绕，苍茫而雄浑。一座哨所巍然屹立于山巅，用边防官兵的话来说，那是他们的“家”。画面左下方一块陡峭的山石上，3个负重的边防军人正要攀登峭壁回“家”。为了这个家，一茬茬官兵，义无反顾地把热血和青春挥洒在冰峰雪谷间，用忠诚与英勇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地方浇灌出精神之花。

不论是在海防小岛，还是在深山哨所，边防军人的生活除了站岗、巡逻，就是出操、训练，似乎平淡无奇。徐琳、项而躬的版画《哨所黎明》，却从中发现并开掘出了浓郁清新的诗意。这幅版画在构图上清幽恬静，无处不体现着“淡、柔、静、寂”的中国画意境。作者用刀于净利落，以冷色调刻画了前景，细密的刀法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展示，凸显出山石的坚硬感。天上的云霞、空中的飞鸟，是形与神、虚与实、动与静、有与无的和谐统一，简远的意境生动描绘出边陲哨所黎明时的景象。画家将正在训练的战士置于特定环境之中，深情表达了边防军人生龙活虎、加强训练的精神面貌。

月是边关特殊的意象。月光映照下的哨所显得更加神圣，哨兵挺立如松，警惕巡视着四周……这是章红兵的《哨》所描绘的情景。该作品以硬笔、卡纸为绘画媒材，激活了绘画的实验性和创造力，增强了材料的质感和魅力，传达出真挚的情感。点、短线、小方块等生动灵活且富有韵律感，特别是线的疏密变化，以一种有秩序、有规律的方式形成广袤夜空。明月皎洁，天空高远，群山犹如坚实的屏障。哨位就是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寸土不让，寸土不丢……”这是边防军人的铮铮誓言。

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以景入情，情景交融，构成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王伟平的中国画《春到哨所》，并没有直接描绘哨所与战士，而是用意象的艺术手法，通过对漫山盛开的花卉精心刻画，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哨所春景。作品清润明丽，构思独特，笔墨厚重而泼辣、质朴而淋漓。多种笔势的变化，将花的各种形态置于无限变化之中。作品巧妙以春的姿态反映了边防哨所在强军春风吹拂下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你一直站在岁月中，你把青春铸成一座座冰峰。”哨所无言，岁月存迹。大大小小的哨所，隐在喧嚣之外，同边防官兵一起，把信仰与忠诚根植在艰苦的土壤，挺立成祖国边陲最美的风景线。

